

中国古典小说研究资料丛书

殷芸小说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

〔南朝梁〕殷芸編纂
周楞伽輯注

殷芸小說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扉页题字 钱君匋

中国古典小说研究资料丛书

殷芸小说

〔南朝梁〕殷芸 编纂

周楞伽 辑注

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瑞金二路278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青浦环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6 字数 118,000

1984年4月第1版 1984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000,001—26,500

统一书号: 10186·469

定价: 0.64元

《中国古典小说研究资料丛书》编辑说明

在我们伟大祖国光辉灿烂的文学遗产中，小说是一个重要的构成部分。上古时代的神话传说，是小说的起源。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出现，标志着中国小说已成为一种重要的体裁。唐代以后，小说的发展主要分为两种类型：一是以唐宋传奇为代表的文言短篇小说；二是宋明以来的白话小说，即话本、拟话本、平话及由之演变而来的章回体小说。这些小说，一般能够比较具体地反映当时社会面貌，揭示当时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，表达各阶层群众各种不同的思想和要求，是我们研究古代社会弥足珍贵的材料。

我们编辑出版《中国古典小说研究资料丛书》，主要是为了给古典文学研究者、戏曲工作者以及大中学校教师提供研究古典小说的资料。由于时代和作者思想的局限，在这些作品里，有些存在浓厚的封建说教和迷信色彩，甚至有较多的黄色淫秽的描写；有些于文字和体裁方面，都还显得粗糙和浅率。希望读者加以分析研究，以便吸取民主性的精华，剔除封建性的糟粕。

除了一些已经广为流传的著名古典小说外，这套丛书将有选择地出版一些有参考价值的

我国古典小说，尽量采用较善的旧本或钞本，一般均作必要的校勘，并加新式标点；有些情况比较特殊的品种，还将加以简明的注释。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一九八二年七月

前言

一

「小说」这名词，最早见于典籍文献的，是《庄子》的「饰小说以干县令」。但这所谓小说，其实是庄子对春秋战国时代各家学说的看法，在他看来，诸子百家的学说都不过是小说。县通悬，高悬的意思，义训为高，县令就是高名令誉。这句话译成现代语，就是靠学说博取高名令誉，与作为文学样式之一的小说完全无关。

至于最早以小说名「家」，并给小说下定义，指出它的意义和作用的，则是后汉初年的桓谭。他在所著《新论》中说：「小说家合从残小语，近取譬论，以作短书，治身理家，有可观之辞。」这才符合小说的名实。小说，说之小者也。准此，则先秦诸子书中的神话、传说、寓言、故事，无一不是小说。后世衍为长篇的平话、讲史、演义，已不是从残小语的短书，但小说的名称已定，一般仍以小说目之。有人以为这些从残小语的短书，不符合今天所谓小说的概念，是忘记了小说所以称「小」的由来。

稍后于桓谭的班固，对于小说的起源和作用更加以阐发，他在《汉书·艺文志》里录小说十

五家之后，加以叙说道：

小说家者流，盖出于稗官，街谈巷语，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。孔子曰：「虽小道，必有可观者焉，致远恐泥。是以君子弗为也，然亦弗灭也。」闾里小知者之所及，亦使缀而不忘，如或一言可采，此亦刍蕘狂夫之议也。

班固所谓小说家者流所自出的「稗官」，这一官职名称不见于先秦古籍文献，到底稗官是什么官？他是由怎样一种人担任的？他所执掌的是什么任务？他在周官中属于何官？恐怕很少有人能解说得出。荀悦《汉记》卷二十五，叙诸子九家之所出，都和《汉书》相同，惟独在小说家者流下面，删去「稗官」二字，只说「盖出于街谈巷议所造」。大概他对于所谓「稗官」，已经解说不出一个所以然，所以索性删去不提。荀悦的时代去班固不远，已经如此，难怪如淳等注《汉书》，更加语焉不详了。

班固以后的史书，都不列《艺文志》，直到《隋书》，才有《经籍志》出现。它把小说隶属于子部，在小序中，也和荀悦同样，删去了「盖出于稗官」一句不提。

小说者，街谈巷语之说也，《传》载舆人之诵，《诗》美询于刍蕘。古者圣人在上，史为书，瞽为诗，工诵箴谏，大夫规诲，士传言而庶人谤。孟春，徇木铎以求歌谣，巡省，观人诗以知风俗，过则正之，失则改之，道听途说，靡不毕纪。周官诵训「掌道方志以诏观事方，愿以诏辟忌，以知地俗」，而训方氏「掌道四方之政事」，

与其上下之志，诵四方之传道，而观衣（应从《周礼》经文及注疏作「新」）物」是也。孔子曰：「虽小道，必有可观者焉，致远恐泥。」

这篇小序，虽然很多地方依据班《志》，引伸其旨趣，但也常和班《志》立异。例如对小说家不云出于稗官，却说是周官诵训和训方氏的职掌，其实据郑玄注，则周官诵训所掌，乃四方的古迹、方言、风俗，训方氏所掌，乃四方政治、历史、民情，这是后世地理志、郡国书一类作品所自出，和小说家并无关系。即使小说家果然出于这二官，则据《周礼》，诵训为中士二人，下士四人，训方氏为中士四人，这些士正都是稗官，又何必象荀悦《汉纪》那样，删去班《志》「盖出于稗官」这一句呢？这篇小序虽然也引《左传》「士传言，庶人谤」，但在庶人上面添一个而字，好象士自传言，庶人自谤，互不相干，殊不知士所传的就是庶人的谤言，更不知传言之士，就是稗官。《隋书·经籍志》就是这样一方面既要依据班《志》，另一方面又想自出新意，同时考证又未能精密，以致两无所可，似是实非。

一一

《汉书·艺文志》著录的小说十五种今天虽都已亡佚，但有些书还可以考见其遗文，如第一种《伊尹说》，其遗文即见于《吕氏春秋·本味》篇，内容写伊尹割烹要汤，说汤以至味的故事。宋

王应麟《汉志考证》首先提出《本味》篇即出于小说家的《伊尹说》，清翟灏《四书考异》复从而证实之，历来无人表示异议。班固在著录时虽注云：「其语浅薄，似依托也。」但这正是街谈巷语的小说的本色。

先秦诸子书中有很多小故事，即所谓「短书」；这些小故事，有记人的，有记事的，有志怪的，更多的是神话、传说和寓言，但都用「子」的名称，不称小说。班《志》所录小说十五家，有三家是用「子」字，即《青史子》、《务成子》、《宋子》。用「说」字的有五家，即《伊尹说》、《鬻子说》、《黄帝说》、《封禅方说》、《虞初周说》。出土文物中有一种志怪小说《汲冢琐语》，可说是第一个用「语」字的。汉人著书，才少用或不用「子」字，而用「说」、「语」、「书」等字，如《说苑》、《新语》、《新书》。「说」，就是道听途说的「说」；「语」，就是街谈巷语的「语」。「书」，就是桓谭所谓「小说家合丛残小语」「以作短书」的「书」。在魏晋六朝以前，小说虽早已成「家」，但很少有人径以小说二字名他所编撰的书，西汉刘向的《说苑》、《新序》，都具有小说规模，但都不名「小说」，直到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作志人的短书，也不名「小说」，而是仿东晋虞喜的《志林新书》称《世说新书》，后来改名《世说新语》，或简称《世说》。最早以「小说」名书的，当以《殷芸小说》为嚆矢。

有人也许会提出异议说：「《隋书·经籍志》不是著录有《小说》五卷吗？虽然不署撰人，但也可能是殷芸以前的作品，何况两《唐志》还明明著录有刘义庆《小说》十卷，刘义庆生活的时代

显然早于殷芸，怎么能说殷芸是以《小说》名书的创始者呢？」此说其实不能成立。《隋书·经籍志》著录的《小说》五卷，列于殷芸撰《小说》十卷之后，并不能证明就是殷芸以前的作品。刘义庆的生活时代自然早于殷芸，但他是否撰有《小说》，还值得商榷。如果刘义庆果真撰有《小说》十卷，何以《隋志》不见著录，反出现于后来的两《唐志》？又何以《世说》传而《小说》竟不传？即使亡佚了的话，也应有遗文见于唐、宋类书，何以东晋裴启的《语林》亡佚后还有遗文见于《北堂书钞》、《艺文类聚》和《太平御览》、《太平广记》，而生活时代后于裴启的刘义庆的《小说》，反而连一条佚文也不见？唐初明有《史通》作者刘知几的儿子刘绌的《小说》存在，何以两《唐志》竟都不著录，反而著录为《隋书·经籍志》所无的刘义庆《小说》？这些都是很可疑的。既然殷芸以前所有的《小说》今已寸简不存，则以殷芸为第一个用《小说》作书名的创始者又有何不可？何况凡是宋以前类书所引只称《小说》而不署撰人的作品，以他书所引遗文参证，往往就是殷芸的《小说》，那就更足证明殷芸是以《小说》名书之始了。

《梁书》和《南史》的《殷芸传》都不提殷芸著述，要不是刘知几在《史通》中提到，人们很可能把这位最初编撰小说的人忘掉。《史通·杂说》篇载：「刘敬叔《异苑》称：晋武库失火，汉高祖斩蛇剑穿屋而飞。其言不经，梁武帝令殷芸编为小说。」姚振宗《隋书经籍志考证》谓：「此殆是梁武作通史时，凡不经之说为通史所不取者，皆令殷芸别集为小说，是小说因通史而作，犹通史

之外乘。」这话颇有见地。殷芸这书，名为《小说》，实是野史。此书另有异名，一称《梁武小说》，见崔龟图注唐段公路《北户录》引介之推事下所注书名出处，这大概是因为此书系殷芸奉梁武帝敕撰，故称，就象唐房玄龄等修《晋书》，因其中宣帝、武帝二纪及陆机、王羲之二传后论系李世民所写，便称《晋书》为「唐太宗文皇帝御撰」一样。一称《商芸小说》，则是避宋太祖赵匡胤父赵弘殷名讳而改。

《殷芸小说》自《隋书·经籍志》以下，《唐书·经籍志》、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、《宋史·艺文志》、《崇文总目》，以及尤袤、晁公武、陈振孙三家都曾著录，直到元末陶宗仪编《说郛》，还引用了许多条。明文渊阁藏书最富，而书目中竟不载，《永乐大典》为群书总汇，但影印的残本中亦未见录存，可见此书必亡于明初。不过奇怪的是明、清人所见的此书遗文，反较宋、元人曾见原书的辑录为多。如清人马骕《绎史》所引《冲波传》，不仅子路、颜回见五色鸟条义较《说郛》所辑录者为长，而且《绎史》所引《冲波传》中的「孔子去卫适陈途遇采桑女」条，和「鸟九尾孔子与子夏渡江见而异之」条，都未为宋、元人所见引，这些都是不可索解的事。可能是清初网罗天下遗帙，马骕所见反较宋、元人为广。今除据《绎史》增改外，并插入《御览》辑录而宋、元及今人所未辑录的三条《冲波传》佚文，因《殷芸小说》既辑录《冲波传》达五条之多，则此三条或当亦在内，即使《殷芸小说》无此二条，而《冲波传》久佚，借此以存其全，也未为不美。

三

殷芸，字灌蔬，陈郡长平（今河南省西华县东北）人，生于南朝宋明帝泰始七年（四七一），卒于梁武帝大通三年（五二九），享年五十九岁。《梁书》和《南史》都说他性情洒脱，不拘细节。但不随便交友，所以门无杂宾。他勤修学业，广读群书，知识渊博。年轻的时候，庐江何宪见了他，对他的才学就极为欣赏。齐武帝萧颐永明年间，为宜都王萧铿的行参军。梁武帝天监初年，任西中郎主簿、后军临川王萧宏（梁武帝弟）的记室。七年（五〇八），迁通直散骑侍郎兼中书通事舍人。十年，任通直散骑侍郎兼尚书左丞，又兼中书舍人，迁国子博士，昭明太子萧统侍读。萧统好士爱文，殷芸与彭城刘孝绰、吴郡陆倕、琅玕王筠等同见宾礼。十三年，为西中郎豫章王萧综长史，综迁安右将军，他为安右长史，梁武帝敕令他编《小说》就在此时。十五年，豫章王迁西中郎将兼护军将军，又迁安前将军、丹阳尹，他也随府主迁官，为安前长史，领丹阳尹丞。累迁通直散骑常侍，秘书监，司徒左长史。普通六年（五二五），直东宫学士省。大通三年（五二九）卒。综观他的一生，只做了些居辅佐地位的小官，不过他的才情毕竟是好的，所以梁武帝才会敕他编撰《小说》。这部《小说》显然具有可补正史不足的史料价值，虽然大部分材料转引自他书，但这些书有不少已经亡佚失传，赖此书得以保存。尤其值得称许的是，在殷芸以前的作

家，如裴启、虞喜、郭澄之、刘义庆、沈约等，他们所编撰的小说，大多是记历史上有名人物的故事，殷芸虽也不免蹈常袭故，但他笔触的范围却更为广泛，能注意到民间传说，如卷五记有贫人止能办只瓮之资，夜宿瓮中，发生了美好的幻想，喜而起舞，不觉踏破了瓮，幻想也随之破灭等，这才是真正的街谈巷语、道听途说。此外，他还注意到山川风物、名人遗迹，如卷二记孔子井、贾谊宅，卷三记交州、郑玄墓，卷六记诸葛亮故宅等，都非在他以前的《语林》、《世说》等志人小说所有，可说是本书的一个特色。

《殷芸小说》原是作通史时因内容比较荒诞不符合历史事实，或虽有史料价值但不符合通史的体例要求而别集成书，可说是史之余，所以它仍具有史的规模，为后世一般野史笔记的滥觞。有些记载虽属无稽之谈，但颇足资谈助，如卷一头条记秦始皇东游过海事，其说不经，类似神话，但足使我们知道山东省旧蒲台县得名的由来。次条显然是从正史秦始皇销天下兵，铸为金人十二的记载生发出来的，说是因有长人十二，见于临洮，于是铸金人十二以写其像，已很荒诞，又说金人十二应西汉十二帝，更属附会，但秦始皇销天下兵器，为什么不把来铸鼎，却铸作金人，而金人为什么又不多不少，恰巧铸成十二枚？这问题却颇耐人寻味。第三条记荥阳板渚津南原有厄井，汉高祖曾避项羽于此井事。刘、项相争，刘邦屡为项羽所厄，刘邦于败逃时被项羽追急了，避难于此井中，容或有之。但说有双鸬集井上，项羽遂不疑井下有人，却纯属迷信之

谈。不过若无其事，则汉朝何以每正旦辄放双鹄和赐老人鹄杖？不管事之有无，尽可作楚、汉相争时期的野史资料观，所引谗谚，尤饶有趣味。

但最值得注意的还是本书中所引的汉高祖手敕太子书，此敕不见于他书，为本书所独有，《古文苑》虽也有辑录，但出自宋人，时代已后于殷芸数百年。晚唐章碣《焚书坑》诗：「坑灰未冷山东乱，刘项原来不读书。」一般都认为是故作惊人之语，证以此敕，「刘项原来不读书」，实属信而有征，敕中明明对他儿子刘盈说：「吾遭乱世，生不读书，当秦禁学问，又自喜，谓读书无所益。洎践阼以来，时方省书。」他是即帝位以后才开始读书的，年轻时实未尝读过书。

殷芸在编撰此书时显然想保存历代珍贵文献，所以他既全录了汉高祖手敕太子书，又录存了鬼谷子与苏秦张仪书和苏秦张仪答书，张良与四皓书和四皓答书，以及曹操在杀了杨修后夫妇二人分别致书慰藉其父母杨彪和袁夫人，杨彪夫妇也各有答书。尽管这些书信真伪尚难断言，但保存下来总比不保存的好。

四

《殷芸小说》自《隋书·经籍志》以下，历代著录，都是十卷。鲁迅《中国小说史略》说是三十卷，至隋仅存十卷，系根据《隋志》「梁目三十卷」而云。实际上这三十卷的《殷芸小说》谁都没有

见过，恐怕不是如鲁迅所说「至隋仅存十卷」，而是原来就只有十卷，梁目乃是有目无文。因为南宋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题》中说：「此书首题『秦汉魏晋宋诸帝』，知原本标题如此。」晁载之《续谈助》所引，虽不分卷，但就他题下小注此卷为何时人看来，其实是分卷的，而每卷开头小注，也和原本首题相同，数之共得九卷，除卷一如陈振孙所说外，卷二为周六国前汉人，卷三、卷四均为后汉人，卷五为魏人，卷六为吴蜀人，卷七至卷九均为晋江左人。晋江左人已逼近殷芸所生活的时代，见闻较切，所以占三卷之多，在全书所占比例最高。若如梁目所说有三十卷，则自晋江左人以下，何来如许材料以充实此二十卷篇幅？因此我们毋宁不要相信《隋志》所著录的「梁目三十卷」之说，而以十卷之说为正，不是此书「至隋仅存十卷」，而是原本只有十卷。

殷芸编撰这部《小说》，虽然大部分材料取自故书杂记，但也并不全是述而不作的裨贩，有些确是他自己的创作，而且是他亲自调查得来。即以取自故书杂记的材料而论，在六朝人著作中，体例也是很严谨的，他在每一条引用的材料下面，都要注明书名出处，这和他书的随手抄撮不注来源的迥异。至于援据的广博，征引的繁富，和刘孝标的《世说新语》注比较起来，毫无逊色。刘孝标所引的书现在已多半佚失，殷芸这书的情况也和它差不多。所以不仅为了供研究者研究，爱好者欣赏，就是为了保存历史文献资料，也有重辑此书的必要。

五

最初把散佚了的《殷芸小说》辑录起来的是鲁迅先生，时间在一九一〇年（见这年十一月十五日致许寿裳信），距今已七十多年了。对于鲁迅先生「筚路蓝缕，以启山林」的这种工作，我们深表敬意，但始作者总不免有不够完善之处，鲁迅先生辑录《殷芸小说》，只引用了十二种书，目的又在网罗遗佚，来不及细加校勘，不仅错字未能改正，甚至缺字也只以方框代替，他只向读者提供了一种原始材料，这对于专门研究者固然非常有用，但对一般读者来说，对书中所提到的历史、地理、人物、掌故，不免感到茫然莫解。

继起辑录《殷芸小说》的是余嘉锡先生，据他在《殷芸小说辑证》的序言中说：他辑录此书是一九四二年于北京，盖距鲁迅先生逝世已六周年，上距鲁迅先生开始辑《古小说钩沉》时已三十二年。当时是抗战时期，北京又是沦陷区，他叫专攻文学的大女儿余淑宜以《太平广记》、《续谈助》、《绀珠集》、《类说》、《说郭》五书所引为本，辑为一编，大概是借以忘忧的罢。据他自己说，他辑此书时并未见到鲁迅先生辑录的《古小说钩沉》，此言当属可信，因《古小说钩沉》在鲁迅先生生前并未出版，是一九三八年出《鲁迅全集》时才收入并另印单行本的。是则他们二人系不约而同谋。余先生治学甚勤，他遍搜群籍，补所引五书的阙遗，所采书凡二十六种，较鲁迅先生所

采多十四种，共辑得一百五十四条，较鲁迅先生所辑多出二十余条，而且经过精心校勘，几乎把鲁迅先生所辑书中的错缺字都改正补足了，所以从内容质量说，余先生所辑的《殷芸小说》，实较鲁迅先生所辑为善。

但余先生做的工作也有不足之处，就是有时过分相信前人，而不按实际情况进行推理判断。例如他因宋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题》说此书叙事止宋初，就盲目信从，把齐宜都王铿条列于附录，并加按语说：「此书叙事终于宋，不得有齐事，此所引当是唐刘餗《小说》。」殊不知陈振孙为了要证成他「故其叙事止宋初」之说，甚至不惜把众所公认的「梁殷芸」改为「齐殷芸」，《殷芸传》明明列于《梁书》，《南齐书》中并无殷芸，何得云是齐人？至于说齐宜都王铿条当是唐刘餗《小说》，尤其错误，殊不知殷芸曾任齐宜都王萧铿行参军，所记是他亲身经历的见闻。唐李延寿撰《南史》，把萧铿三岁丧母这一故事全部采入《齐宜都王铿传》，是根据他父亲李大师的旧稿，而李大师的材料又来自《殷芸小说》，刘餗的生活时代后于李延寿相当远，李延寿撰《南史》时刘餗尚未出生，怎么能先于李延寿把这故事采入他所编撰的《小说》中？又如卷九末条记孙绰著戏头为雉到桓温家事，据唐许嵩《建康实录》引《孙绰传》，因今本《晋书·孙绰传》无此语，便疑是臧荣绪《晋书》之文。殊不知唐修《晋书》，房玄龄等正是以臧荣绪的《晋书》为蓝本，如果唐修《晋书》中无此语，臧荣绪《晋书》中又怎么会有呢？